# 第七章

因为试探的话语突破了 Vegas 的心理防线,他像个发脾气的小孩一样把 Pete 手里的书一脚踹掉。看着端详刺猬的 Vegas,Pete 并不希望话题就此终结,跟 Vegas 聊天总是让他觉得很放松。

"Vegas,它多大了?" Pete 问。

本来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问题,却被 Vegas 狠狠瞪了一眼。

"他可能只是还没有消气吧。" Pete 心想。原本问出这个问题是想顺势夸夸 Vegas 的。不过没关系,话题还能继续。

"看起来你已经养它一段时间了。刺猬这种动物是没有被驯化的野生动物,很难养的。" Vegas 看起来在思考什么,Pete 顺势讲起了故事。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 Pete 想说表妹,但想想还是算了,"我朋友想养一只刺猬,我就去林子里给她抓,刺猬吓得缩成一个球,我们就用穿着拖鞋的脚把那个刺球拨弄讲笼子里带回家。"

# "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刺猬就死了。明明抓到它之前看起来那么有活力。外婆说因为刺猬是野生动物,没办法跟人一起生活。所以你能把刺猬养这么久真的很厉害。" Pete 笑着说,语气中有几分赞叹。

Vegas 却眼神阴郁地看了看 Pete,转身离开。Pete 意识到自己的故事在这样的环境下变得另有所指,但也没办法再说些什么。何况,也许潜意识里自己本身也想给出这种暗示。 Pete 隐隐感觉自己要陷进去了,再不从 Vegas 身边离开,事态就要脱离他的掌控了。

"但反正我被锁着,哪也去不了。身上有伤,跑不了多远就会被抓回来,最后还要挨一顿打。" Pete 想。虽然 Vegas 从那之后就没再打过他。

# 第八章

一觉醒来,Pete 看到 Vegas 正坐在床边捧着刺猬,一脸焦虑。 "看来这只刺猬是活不长了," Pete 心里有点罪恶感,感觉好像是自己把它说死的一样。他试着安慰了几句,但 Vegas 的语气却越来越焦急,然后夺门而出。Pete 也没有想到 Vegas 会为了一只刺猬的死活感到不安。踏入这个黑暗世界的那一刻,或者更早,Pete 就未曾把生命看得如此重要了。

Pete 看到床上留下的钥匙,试着捅进手铐的锁眼,居然打开了!他顺手抓起床上的衣服准备离开。是 Vegas 已经完全对他放松警惕了?还是他真的被刺猬的状况刺激到失去理智了?还是自己的那个故事让他感到害怕?

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Pete 感觉再不离开自己的心就要被永远锁在这里了。

看到 Vegas 落寞的背影,Pete 告诉自己,不要管他,不要管他。但脚又不听使唤地往回跑。几个来回的折返跑让 Pete 觉得自己好像在超市排队结账。 "这倒霉的一生,无论选哪个队,自己站的那个总是最慢的!" Pete 想。 "那干脆站自己开心的那队好了!" Pete 走向 Vegas。

Pete 放在 Vegas 腿上的手好像一个开关,终于放声大哭起来。Pete 看着 Vegas,好像看着年幼的自己。大声哭吧,趁眼泪还可以流出来的时候。

Pete 帮 Vegas 在地上挖了个坑,从他手中轻轻接过刺猬埋了进去。Vegas 起身,Pete 疑惑地看着。"我去找朵花。" Vegas 还带着哭腔。Pete 看着 Vegas 的背影想:"他不单单比他自己想象得单纯,也许比我想象得还要单纯很多。"

# 第九章

Pete 一切关于生命的教育都是在那条小巷中完成的。

午后,小摩托车载着三个人在逼仄的巷中穿行,卷起红尘,留下刺鼻的黑烟。在路边支着桌子打牌的人被横冲直撞的摩托车吓了一跳,骂骂咧咧地冲着远去的背影扔了个啤酒瓶,然后把皱皱巴巴的钱从兜里掏出来拍在桌上,开始新一轮游戏。二手店的老板靠在门口,手里夹着烟,跟不知今天为何早早醒来的妓女隔空对骂以消磨时间。

帮妈妈收拾完一片狼藉的小饭馆的 Pete 走出门口,他不想跟店主夫妇还有他妈妈一起看 闪着雪花的小电视里吵吵嚷嚷的狗血豪门恩怨。无论是华丽的街道、光鲜的装扮、还是里 边莫名其妙的争执都让 Pete 觉得这跟他没啥关系,或者说,跟这个世界没啥关系。

Pete 是街上的孩子王,谁都知道跟着 Pete 总有好玩的,谁都知道 Pete 赚了点零花钱就会买吃的分给大家,Pete 总是笑嘻嘻的。Pete 招呼大家过来,在地上丢下一块糖,等蚂蚁聚集。他最近发现,阳光透过放大镜聚集成一个小小的光点,可以把蚂蚁烧死。Pete 跟他的朋友们正认真观察着蚂蚁蜷缩起身体,痛苦地挣扎着的样子。

一个影子挡住了阳光,Pete 抬头,看见一个赤裸上身的男人。男人浑身的刺青被深深浅浅的刀疤撕裂。没人知道他真正的名字,他让别人叫他 Mark,好像是一个香港老电影里角色的名字。Mark 是这片的地头蛇,刚收完保护费,一路欣赏着自己的江山,来店里吃饭。

家长们从来不让小孩接近 Mark,Pete 的朋友们跑掉了。不知为何,Pete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打量着 Mark。

一瞬间,Mark 好像被的眼神 Pete 电了一下。"不要烧蚂蚁,臭小子。" Mark 说。"蚂蚁跟我们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也会感到疼,你没看到它们在挣扎吗。" Pete 看着蚂蚁,眨眨眼。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关于生命的探讨,蚂蚁的生命,自己的生命,他需要一点时间思考。

突然,Mark 脱了裤子,开始对着地上的蚂蚁撒尿,然后哈哈大笑,转身进了饭店。尿液溅到了 Pete 脸上,他感到一阵恶心。

Mark 和他的弟兄们也在那次巷战中死掉了,机枪穿过他们的身体就像他用尿扫射蚂蚁一样。警察随意地将他们的尸体丢到一边。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Pete 坚持要求 Mark 吃完饭付钱。Mark 把刀放在 Pete 眼前,那是一把精致的蝴蝶刀,金色的刀柄和银色的刀刃闪闪发光。他的手下一把按住扑过来的 Pete 妈。"不干活不可以吃白饭。" Pete 说。

"我干活了,我保护了这条街。不信你问。" Mark 拿着手上的钱在 Pete 面前晃晃,用下巴指了指店主夫妇,夫妇强笑着点点头,轻轻拍拍手示意 Pete 回来。

"可是他们已经把钱给你了。你现在也要付钱。" Pete 看着 Mark 手上的钱说。

Mark 拿刀伸向 Pete 的脖子,把脸贴向 Pete 的脸,眼睛闪着恶狠狠的凶光。Pete 也恶狠狠地瞪了回去。Pete 妈凄厉的嚎叫又一次被 Mark 的手下捂住。

"哈哈哈哈!好!" Mark 突然站起身,使劲揉搓 Pete 的头,然后走向收银台,从手中的钞票中抽出来一张拍在桌子上说:"不用找了。"然后转身离开。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去,说:"这是你保护这家店的报酬。"然后又从那打钱里抽出一张递到 Pete 手里。

Mark 走远,Pete 妈把他手里的钱撕了粉碎,然后用力抱着他大哭:"没了你叫我怎么活啊!" Pete 无法衡量自己生命究竟有多重,但他意识到在他妈妈的心里一定很重。他伸手拍了拍妈妈的后背。

# 第十章

自从那次之后,Mark 缠上了 Pete,天天来店里逗他,要 Pete 喊他爸爸。Pete 妈看着学了很多脏话还因为玩刀弄伤了手的儿子终于崩溃了。在知道学校不收这么小的孩子之后,她允许 Pete 爸带他去拳馆了。成为一个拳手终究比混黑社会强,何况他还很小,以后还有很多其他机会,她想。

Pete 爸是这条巷尾的拳馆的教练,他一直希望儿子能实现他年轻时的梦想。第一天去拳馆,Pete 爸很高兴,把他扛在肩上转圈,一路手舞足蹈,逢人便说,"我儿子就是以后的世界冠军了!"

拳馆里全是些 Pete 从来没见过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有着与年龄不符的肌肉,有的对着沙袋打拳或者踢腿,有的在做俯卧撑或者引体向上。这里的孩子跟 Pete 朋友们的眼神完全不同,透着一股决绝的狠劲。

Pete 爸去和同事寒暄,留他一个人在拳馆里闲逛。"他们看起来很难交朋友的样子。" Pete 想。于是他相中了一个看起来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女孩在角落里红着眼睛奋力打着沙袋,手和腿上都有些淤青。

"喂,你叫什么名字?" Pete 问。女孩不理他,接着打拳。"喂!你叫什么名字!" Pete 喊,女孩依然没有反应。

"你是聋子吗?还是哑巴?" Pete 喊道。

"你丫给我滚开!"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走过来,推了 Pete 一把。Pete 没想到他力道这么大,一下被推倒在地。男孩也没想到他的力道有那么大,以为只是随便攘了一下。

远处的教练发现了这边的骚动,"喂!你们在搞什么!"教练边走边喊。男孩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女孩停下来担心地看着男孩。

"没事,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Pete 笑眯眯地爬起来,挠挠头。那个教练怜爱地拍了拍 Pete 的屁股,然后转过头恶狠狠地对那个女孩说,"看什么看,打完了吗?下次还想输?" 泪在女孩的眼里打转,但她没敢哭出来,开始机械地打拳。"还有你,练完了吗?滚一边去。" 那个教练转头冲男孩说。

Pete 爸抽空教了教 Pete 基本的姿势,就到了中午时间。Pete 跟着教练们一起吃饭,饭桌上正讨论着拳馆里那些孩子的战绩。

"爸,我以后也会像他们一样去比赛吗?" Pete 抬头看向爸爸。

"你以后会去比赛的,但不会像他们一样。他们只是耗材,连他们爸妈都不要。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以后要做正规的拳手,去全世界比赛,然后成为我们这条街的英雄。" 爸爸挥舞着烟说,然后笑着摸了摸 Pete 的头,烟在空中散出迷离的形态。Pete 却看着爸爸把抽完的烟屁股扔到脚下碾灭。

没过多久,那个女孩就死了。女孩身上全是青紫,鼻子耳朵里流出的血已经干了,被赤裸着放在一张破旧的草席上。女孩的妈妈骨瘦如柴,跪在拳馆前哭得撕心裂肺,那个推倒过Pete 的男孩也握着妹妹的手大哭。"这是合同上写清楚的,只能给这么多。"一个教练不耐烦地说。Pete 看着那个女人,想到那天抱着自己哭的妈妈,想上前安慰一下,却被爸爸一把拉进拳馆。

尸体这样摆了好几天,女孩的妈妈还在大哭,男孩的表情却已经麻木。拳馆老板不耐烦地 在地上又扔了几张钞票,女人疯了一样把钞票收集起来,抹了把脸,像没事人一样走了。 男孩不知所措。"妈!"发现没有回应,默默背起妹妹已经发出异味的尸体跟了上去。

"Vegas,这朵花怎么样?" Pete 从地上捡起一朵鸡蛋花。"

"嗯。" Vegas 闷闷地答。

两个人走回埋了刺猬的地方,Vegas 默默把鸡蛋花放在墓上。Pete 看着那个小小的土堆,想起那个女孩。